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吳訥陳孫陳高張林王邵列傳第四十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也父爲沅陵主簿謫繫京訥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歿由是自痛憤大肆力於詩書而兼究心性理之學爲文章有根抵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喜閱岐黃方術書以醫名江東永樂末崑山令舉醫生至京而是時西楊輔仁宗監國薦令教授功臣子弟而禮部侍郎儀智遣其子銘從受學焉文皇常召見齋[illegible]衣備顧問洪熙初用沈學士度薦授監察御史出

江右振風紀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
京超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滿進左副都御
仍理院事訥前後皆涖臺職稟有手裁而不察察求
過然奸贓不法之徒亦自消沮人服其正直忠厚正
元年天子幼沖閣臣方請御經筵開講讀訥乃錄
公小學集解上之其志務行所學非苟論著者
前代名臣諫 十 屬其堂屬 正統六年 請老弗許
再疏乃特賜宴而還之南京 歲餘 請
爐以紫貂裘帽白金百兩弗受也常不居 事讀書

務關世教每見淺學後進目爲趨航船秀才言其群、多人偶語紛紛祇供談笑而已爲人古貌古心環堵蕭然周恂如巡撫江南欲爲創新第於城中訥辭謝曰訥不愛華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致[illegible]丁九年乃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也永樂二年舉人明年以乙榜授松江府儒學訓導學宫故有號舍集諸生讀書驥居人驥至敕令肄業皆滿驥從時夜携茶粥往勞稽諸生勤惰諸生皆感激勵學多成材九載滿當遷諸生楊珙等

請關乞留獻陵監國聽與還任復督教事三載十七年

師逆薦陞太常博士上疏逆同劉毅節九年御史我台者方投以此職不輕以與人也宣德初陞考功員外郎

太常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右侍郎踰年盡

真七年奉勑巡撫畿內諸郡是年保定真定蝗七以公

憂特勑往視驥至督民收捕不為災八年請老調禮部

辭改南京吏左十三年九載考滿乞致仕不允陞南京

吏部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又乞致乃得歸門生大

學士陳循時在內閣謂驥請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

立朝願少待事在我輩而已驥聞言大不悅曰君為輔

臣爲天下進賢才豈宜私一座主衍大慚冀歸數年茂陵復辟　光祿大夫驥居鄉不謝賓客然不造公府邁客則答訪舟次布衣芒屩若竹笠課農作晨夕與野畯遊處好吟咏矢口適情不雕飾而有高味年雖耄事見教諭驥僉恭謹見者咨顏目爲鄉閭之冠成化間監察御史戴琥疏言優禮如漢故事上嘉悅賜敕存問敕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官登八座乃致仕甲壽俯介齒進退從容禮度康豫綱惟風采嘉歎不忘茲特遣行人齎敕存問并賜羊酒令有司月給

僉業三居優贍終身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燕諭用慰遐思卿其體朕至懷是時濙年九十七矣勅下濙未及見而卒有司疏請如例葬祭濙子鴻臚序班完本父遺命上言臣父先臣濙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毋門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若上念濙先朝老臣特加優恤向臣父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禮部言濙固辭濙誠心賜葬乃朝廷盛典伏惟上長上曰例廷卹典乃為盡忠者勸今濙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

覺奏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賜謚文靖驥身不勝衣言不出口雅望爲國具瞻正統中璫振最怙寵用事諫視公卿驥遇振不避卑振卒不敢行加於驥見必呼先生驥禮振惟怕一人振亦不之恨也驥居官時嘗坐俸金也下刑部即刑部郎請封鑰驥艴然曰後生輩何待刑部請也及還驥驥付銀工鎔之指其物驥笑曰鄙司豈無良至此乎銀工私於蒼頭曰昔刑部郎令人嘗爲此物出于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驥驥戒蒼頭曰慎毋洩人之彼不安矣竊工金毋令失悔也已而刑部郎

出守辰州來辭驥且請教何以出治郡也驥曰君練事久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爲第須敏念中雖至微不可忘防檢刑曹即深念之久之令人爭覺守大慙罄俸金幣謝驥笑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迹加人不賜乎予金固在未嘗失迹不受也蕭山故有祠祀未縣令楊時驥家居嘗帥鄉人修築海隄鄉人德之成化十九年邑人始于朝祀祭時從之

陳璵字廷器東莞人也洪武二十三年舉人卒業太學試吏部高等授桂林府儒學教授是時粵西方脫兵甲

未遑庠序之事璉至身誘諸生講誦經史習文章由是絃誦日興其歲大比解元丁昂出璉門下士士獲儁倍它郡是時都督藺觀總兵鎮守猛悍不下士獨折節璉見必稱先生九載秩滿陞國子助教文皇入國推知許州州人初告以儒者易之璉曰儒與吏異乎民胡不可以儒治也一切寬厚寧民民率相安於簡易樂從其教化居數月俗多淫祠盡毀之改滁州滁當京邑要衝官驗丁賦省民徭役征歛之苦修學校勸農桑民用太和政暇時與僚屬賡詠醉翁亭上百姓稱小歐陽上比

巡過滁璉上巡狩頒廷臣上璉治行滁人恐遷去詣闕乞留特陞揚州守掌滁州上征本雅失里還上平胡頌安南平上平安南頌巳後倣柳宗元上鐃歌鼓吹曲十二章上愛璉文學兩命同考禮闈闕外艱奪情起陞四川按察使宣宗即位召還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數年祭酒無特負專任璉正統元年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六年致仕璉於書無所不讀嘗過關有書數束恐封鑰關吏曰宦家耶璉不答令家人啟篋皆書也關吏猶疑隨手探書出困璉璉詞答無遺脫見書中多璉手記其

服長隠謝罪家有萬卷堂多秘府所無之書四方學士來觀必館穀焉璉之去滁也滁人俯之丁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爲三賢祠景泰五年璉卒年八十五

孫鼎字宜鉉廬陵人也永樂間鄉舉初爲松江府儒學教授鼎之愛士甚於士之自其師有司皆尊敬鼎踰於下司之尊敬上官也鼎嘗奉表詣入臨府中誤翻戴其冠太守見之亦遂效之而翻其冠其信慕若此從滿以楊文定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校士不盡拘文藝重德行學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

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狩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榮辱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堂前有畀諸生同啗之 生獨取其二畀問之對曰留歸以奉二親也嵩大宜倍遺之時應天若旱民饑奏免田租什之七賑粟稱 千餘石全活民甚衆其年秋試時上北狩興小試罷黜諸生曰諸君從行可以當簪花燕餞今日為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詣闕上疏請

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衙所御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卌裹扶日月兩人淸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是年勑封父母得告歸省及恩命至父擁騎郊迎尚徒行控御其後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闕當道屢薦不肯起御守金陵張埴疏尚孝追但閩學踵程朱宜起佐論思之職名卿大夫過其鄉必禮其廬鄉人子弟育德問業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大順元年年六十六卒

論曰吳公篤行君子也耻爲流俗所不應辟以醫學出楊獨識拔之卒登臺端爲國名臣知遇亦奇矣哉魏公歸田遯跡朝市死不邀榮可謂行過乎儉先進流風固自代之人物乎陳公益亦一代文儒或言其獻頌近諛宋景濂事太祖有蔗瓜頌劉青田有瑞麥頌文臣之欲鋪張主上功德類有此胡足訾也孫公詣特達不凡校士不以文法自拘令人所不能其氣誼足鼓動乎多士今之人亦難得之於其弟子士比狩上書自效道遇知已一腔熱血情見乎辭斯古之狂也豈曰今之人乎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也父員韜宣德中進士歷官福建
左布政使選登天順四年進士初試禮部丘濬為編
修得其文讀之曰此古君子也大學士呂原取置第一
人及相見而貌不揚在濬門下問賢無相術邪子
豈欺我哉授御史獨持風紀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
謫官選率同官上言奪情非禮倫言殺制綱常倫義不
宜外斥出按江西兩司皆倣往事素服進謁選曰此非
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觀其品僭獨殺於御史前乎
兩司相顧皆以選能持正不敢趨媚苟容已督學南畿

諸生試卷不糊名選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耶毋
按部就正學官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俎豆儼然若
見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再轉河南提學副
使餘御諸生一一如南畿時太監汪直被命巡行郡國
都御史以下俯伺趨拜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
選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
非都御史比其職掌宗主斯文為世表率不可屈節直
見選詞氣嚴正而舉止又有禮諸生濟濟在門外不可
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

山尋轉按察使內艱去起陞廣東布政使選曰布政使
職在承流宣化至則若以太祖所頒布六諭曰使者
執木鐸以徇于道路置褒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授之
使教其子弟治不用刑杖誅人惟令業巾幘于左右
以惻其心嘗慶大水其奏災傷不待報即令開倉發粟
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奏踰均徭條戶六十人辦方物選
援諸例得請俾免眷恨其由眷先是所勒富民供具及
與市民和買諸柑剌選悉條列禁止番人撒馬兒罕使
臣浮海還國枉道至廣欲往滿剌加市猊入貢選上

言曰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若珍禽奇卉方物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聚動皆在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今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然闖撲莅即如狻猊本非溟國所產假借名招入海宇索縱搜羅中階幾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况下驅逐時眷喜徂若火進貢爲奸利先是常遣其黨私與海外諸番通貿易至是番出知縣高墀擒獲之發其贓臣嘗撰爲奏

閣事下巡撫都御史宋旻不敢詰詳亦誣奏選黨比尚琛和同貪墨上遣刑部員外郎李行即與巡按御史徐同愛會訊卷後鈎致選所讎吏張褧使左證選褧不從大拷掠褧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無可羅織乃以其擅役官軍事坐奪官被逮嶺南人數萬遮逮官泣留不肯去詔命猶為選死選亦泣語百姓曰此非所以愛選也有命而敢抗乎徒步相從數百人覲請闕陳情而選褧頭鈴赭坐舟中受榜苦遂得病行至南昌卒其友人張元禎斂以疏絡或咎其薄元

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之以時服公志也張舉乃上言曰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近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日之中尚罹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獨見廣東布政使陳選以崇正學夙抱孤忠于處群邪之間獨立衆惱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以激貪懦同監司之體也李何宋旻徐同愛怯凱保姦符同兩艦以致韋眷橫行脇

臆汗餓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恭順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擢黜寔臣自取恭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孱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恭偵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爾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顙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恭語支散其詞勒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由敵處官意圖報謝是毀其發爲是媚諂要齊爲盜跡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嶠碉交謀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

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絶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
處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凌辱乃爲勘官
垓傷憤懣成疾旬日而死李行幸其就死不爲懲艾又
益逞養子孫以選死報恭以快其忿小人依勢一至於
斯可謂之嚴要在討姦刑甚安取此權爲也夫選砥節
奉公横罹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
野東西自給百無所關收目死披陳其心竊鍛者誠痛
忠賢之士卿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
入不報弟以他事罷恭鎮守正德中贈光祿卿謚忠愍

尚璟者閩縣人景泰中舉人今番禺公薦有威縣旁書
卷先刻有一寺自璟至僧不敢忤鍾卷亦為撤鍾去璟
既捜沒卷藏選獨移文獎勵選既被遞璟亦落職束書
歎笑戴平頭巾飄然去亦一奇士也

論曰春秋王人序於諸侯之上選為首指不肯以非禮之
禮示貴倨於藩臬諸大夫所謂行道之君子非耶夫禮
之行也所以別尊卑定名分自朝廷以達於郡國一也
以意而卑之者固非以意而抗之者亦非彼哉權豈其
能得之於都御史者不能得之於一提學也又何怪焉

至其出長旬宣獨一縣令僉可共事諸　要路若皆與一時之權貴者比而我又相左也即有尺一之疏爲民請命而吮疽舐痔之一輩鄙夫相隨而媒蘖其後遂致身荷桁楊纍纍道路讀張棨之一疏守道之上不能不爲之哽咽云

闈選　督學其中　韓襄毅父喪選青袍往弔或訝之選曰公服不敢以私易也徐武功武功屏撤樂器而延之　誠憚其守正云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也天順四年進士初爲刑部郎劉
士有屬其所親者曰不收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其
嘗有言耳說事而復之曰是無大罪者吾據法施之矣
敢僞以　而恩出爲浙江提學故事校士皆糊名悅去
之曰我且有疑人誰信我非要以了約請託一無所徇
浙士信服成化中兩轉爲按察使進僉都御史工部侍
郎泰陵即位諸大臣相率上疏求去位悅獨不可曰更
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爲耶弘治元年改禮
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應制陳言請遵舊章恤小民崇

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弁修德圖治二疏上皆嘉納
時三原長吏部尚信悅三原致仕衆望屬悅內閣故欲
推用翰林出悅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凝重簡
靜上下安之守備太監陳祖生侍悅必推上坐不敢與
抗禮四年六疏乞歸加太子少保致仕悅平居與諸人
未嘗見有疾言厲色德器爲 時鉅公表率嘗語人曰
古之聖賢凡所欲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
之人去古聖賢遠矣雖事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
之以私乎或言有善嘗不善事作官者悅笑曰此正不

喜讀書耳世豈有潰書不行而悞者家居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攖假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楊文懿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秀與儀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林瀚字亨大閩人也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

規不無遺村淹滯之嘆詔令開貢四年九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祭酒事祭酒膳役僉歲百數翰悉貯以構公署及諸師儒寓舍典成均垂十年教士嚴而有恩十二年改吏部右侍郎十年轉左明年晉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掾僚陳時政十事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俾叅獄中書舍人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成命以杜倖進之門奏入忤旨乞罷免不允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

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社珝並越湖綏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願陛下憐臣俾遂首丘不允未幾孝廟賓天正德元年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倏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斥逐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勿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

任公戒飭兵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群議以決大政擇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治馬政以防欺蔽大僚容以塞言路疏中多觸權倖時逆瑾正用事恨瀚甚已而南中募省京操工役瀚執瑾怒甚逮諸言官瀚又亟欲疏救諸言官瑾遂矯旨降瀚浙江左參政

致仕已復榜諸朝堂指爲奸黨瑾誅復官尚書仍致仕副使陳伯獻稱瀚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凛然不可犯也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安瀚父元美起家永樂進士歷官知縣知州知府瀚九子皆貴仲子廷㭿舉鄉試中爲工部尚書謚康懿季子廷機隆慶初南京禮部尚書廷㭿參政云南時瀚已八旬有一乞終養許之仍詔有司存問廷㭿子炫亦以是年發進士以禮部主事謁告還籍三世同堂衣冠赫奕閭

以來所未有也廷機伯子爊亦官南京禮部尚書父子
相見爲宗伯仲子煃廣西按察司副使爊謚文恪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也少聰悟吏工書里人有爲府
史者常致鴻儒佐書府中太守段堅見鴻儒書奇之問
府史府史對曰臣里中一王書生也堅即召見驚賞曰
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
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經世文
章也未幾發解河南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筮仕南京戶
部榷舟淮安督稅鳳陽皆有聲蹟弘治中陞僉事提學

山西巳又進副使仍督學政凡九載教人不顯文藝己率士節約條束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士津津信嚮上見先後臺臣薦剡思物色之未進也嘗與華蓋論人才曰潘某中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學士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誠如聖諭無何敬皇殂落鴻儒念以外艱獨受上知感激悲泣遂謝病歸正德四年家拜國子監祭酒不數月遽值外艱七年又家拜南京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甄拔人物不采虛名嘗曰辦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

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頗與宸濠通語以鴻儒樂前輩諷之曰吾儕位至九卿當以夏忠靖王塩山二公為師法二公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而社稷生靈乃有攸賴完意不悅十四年陞鴻儒為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濠反完竟自殺其身名鴻儒聞上南巡政門盜賊蜂發欲泣疽發於腸遂卒諡文莊假太守閣學人興學宮尊導化理南陽人今祀于志學書院[illegible]與諸生講習處也鴻儒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李東陽主考南
邵門下士也初知許州教民禮讓勸課農桑事係風化
有廢俱舉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中歷江西提
學副使李東陽與之詩曰職在文學官在憲政宜嚴肅
教宜寬他日寶語人曰余官江西每誦李先生之言深
得其力尋長浙臬歷江西湖廣左右轄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總督漕運是時逆瑾用事寶無所饋謝勸令致
仕瑾誅起貴州巡撫尋陞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遂以
母老乞終養寶歸朝夕承歡如少壯時無事但觀書史

深居簡出別號二泉人每稱之泉翁實辭謝曰實幼也
孤教育於母幸今歸養養不能具物而以心承焉實或
敝病輒累親心見吾色愉則悅言揚則悅不然則否由
是自計無可以悅吾母者我思古人於老萊氏得我心
焉推類而效之蓋無不為也然吾年逾五望六矣距夫
古人之稱老者行將及之病非親所悅而悅老乎泉翁
之稱吾甚不願聞於吾親也古者親在恒言不稱老老
不可諱而若諱焉非惟避尊亦將以悅之而已矣君子
之稱我固將以尊我敬我也尊我敬我而不悅於吾親

實也惺敢辭惟重爲親圖之李東陽貽之詩曰月窟擬將康節手深衣閒稱老萊衣實終身誦之物非比所令不以養親所居二泉精舍有門人來督學者過之欲爲精舍置祭田諭無錫令饋以入官閑田實致書辭曰歷過精舍山水增多矣辱置祭田初亦未見不可既而思之實昔年在撫州嘗止諸生爭古寺基今受此是人也異致後先殊情也敢辭之精舍從辱亦以是故不欲尺寸之益若復益此是利之也利之弗遠如尚德何是以敢固辭之請勿留念是望吾友誠愛我宜聽吾辭如不

吾信雖勤百致決不敢取戴天履地字字由衷惠山之靈寔聞吾言惟高明亮之世宗嗣統薦起南京禮部尚書鄉邑有司勸駕寶答之書曰士之用世自必量而入行不行而後量一曰量才二曰量志三曰量力實也不才不能用於世固矣而人不謂然者蓋自筮仕以來在許州以事勸課矣入爲戶部屬嘗從父出江西自從事程試矣若是者皆粗疎跡也於今當於攬可逆責而已而可謂才乎其于梟于藩于瀆不及于去之且獲咎焉又不必論也若今之塗則非昔之比矣

以昔所爲而施之於今可乎此吾所謂豈才者乃槩言
事實而知其必然非泛爲謙遜云爾嘗既不才而以毋
老且病無人侍養於是懇乞南歸歸及半年嘗得危疾
大驚毋心當是時有不言辭朝言離則夕以病夕言離
則朝以病病乘衰至愈將無日侍養之缺猶前日也茲
艱日思百念俱灰又可知矣蓋區區今日之志如此而
望其有爲乎哉此吾所謂豈志者猶夫才之謂也惟我
之疾在醫書蓋第一 諸也說者謂無幾全即全矣不戒
則復復則不可藥凡我姻友近者以言遠者以書不曰

戒勞則曰戒怒戒勞者曰雖詩文亦不可作爲其損心精也詩文不可而可簿書乎戒怒者曰童僕有過不宜作嗔爲其動肝火也童僕不可而可吏民乎強謂可出出將奚若舟行則不任夫眩也輿行則不任夫頓也人猶可扶也至於逐命謝恩朝參陵謁拜跽興伏亦將扶於人乎不可也凡此大節下至交承應接發言行事氣不隨心必多舛誤至是而後退處館舍曰吾疾又作此養病地耶此吾所謂量力者亦猶夫才與志之謂也是豈惟吾知之人皆知之特不肯言耳不言可也而欲強

之何居且寶眞學餘三十年矣勉強從事少圖建立豈非平生之願哉顧以情事如此不能自副故耳守知足之戒以終養吾親期免大戾而已寶仍疏懇終養天子不忍奪其志且勅有司存問其母時人以孝榮之比毋沒寶僅終喪亦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寶嘗曰願爲眞士夫不爲假道學蓋眞一代純儒云所著有端簡錄學史錄巡撫六延舉以二書上于朝付史館寶與西涯師生情義懇篤西涯沒寶執喪如子爲位哭泣而西涯故亦以國士遇寶云

論曰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邵國賢愉愉未有講學名也而今之言道學者必歸焉何也彼其誠心質行固信於士大夫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耶且其養毋務其悅斯爲以志養矣士務爲其眞斯無愧於士夫矣君子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三

儲瓘聶賢孫淳列傳第四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儲巏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授南京考功司主事弘治改元先是中書舍人丁隲于昇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巏於是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効國必不變節辱身乞取而其之風紀論思之地則直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放來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從巏言下吏部盡起用之耿好問爲尚書改入爲考功郎中考察庶官雖堂官不假借好

開宥數一官得實忽改評權不從謂好問曰公所執何
獄王介甫兩侍郎僉坐省中好問大懟良久曰我為渠
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朝士聞之悚然曰儲君陽秋可
是九年武岡州知州劉遜以岷王奏許逮下獄六科都
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連章論救之上怒
并下獄惟白上疏申救觸忤言官不報尋陞太僕卿陳馬
政使民若四事報可開何無事權得顯心經史益習於
國例興政上疏請勅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
奏對之辭進覽宜付史官仿古左右史紀注言動遺意

報聞明年陞僉都御史總糧南京又明年入戶部爲侍郎當瑾用事每多耗炒公卿顧不敢儕視嶸獨嶸曰先生嶸輒自愧憤引疾求去去數月瑾誅不數月召起還部諸佞幸相繼用嶸又不樂明年又乞休去又明年召起南京戶部是冬改吏部左侍郎尋卒卒時索筆書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平生髭髮爪甲不敢棄遺藏至數大篋竟以殉斂上賜綺幣悉製衣以悅親其忠孝蓋天性云謚文懿

論曰陽明之成進士也時嶸已爲冏卿居然前輩也而

往來問學於陽明君弟子陽明曾懷之詩曰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巖吾所愛慎默長如愚二君廊廟器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宗畢唉夫士之心以道德相應求也固不當爾耶柴墟巏之別號也白巖爲太原喬宇陽明之封寧藩字在南京參贊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也少攻制科業辭籍甚而家故貧教授里中自給久困諸生間一日偏舟巢湖中夜行炬火數百千過舟景淳厲聲叱之曰吾在何為者即應聲戚心頗負他日當有大貴及薦于鄉其明年遂爲會試第一人已廷試復第二人時綴青紫之士誦其文以與王濟之唐應德共尊爲一代宗盟至初授翰林院編修尋入內閣理誥勅滿九載遷侍讀進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學士分考會試三主應天試一主武試二總校永樂大典以太常卿領南京國子監祭酒已即南京爲

吏部左侍郎隆慶初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纂修世宗實録尋請告予歸不及一歲而卒景淳時負文學重名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其門投甓而應之有餘功文思川湧雲聚下筆不復塗竄取詞達而已不若諸詞士務繡帨爲工者王元美言其爲文不近好所謂朱紋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矣儀貌耿小體若不勝衣而與貴幸大臣語侃侃不少屈嘗從衆謁分宜相分宜有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徃徃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分宜客也景淳時

方以請告還朝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遥度之不如
不佞目睹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躪亦
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得一單袮卧何言好亂也相
公業不欲聞之誰爲相公聞者於是分宜改容而謝曰
善乎生之箴我然數以此擲之矣景淳初領治誥勑陸
太保炳爲緹騎帥與相厰表裹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
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景淳臚挾兵部移以請景
淳執不可分宜爲請之又不可太保則槖金而夜要之
景淳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懌去竟

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即欲遷不當南而景淳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乎抗疏者再居四載始得一卿佐年望雖淳重而門下且想幾遷拜景淳謙讓未遑也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論曰我朝舉業宗匠則稱王守谿先生今天下後學配以荊川暨先生稱唐瞿矣顧舉業之文士得青紫即敝帚棄之目曰時文無益於用然用世之士非是無以致身雲路顯名卿相原其無用乃其所以為用也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四

曾楊羅王崔鄭雷列傳第四十二　東莞尹守衡著

曾棨字子啓吉永豐人也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棨對策幾二萬言上嘉其才故以冠多士賜冠服銀帶上命解縉選進士中才識敏達者定爲翰林庶吉士與三及第共二十八人俾進學文淵閣上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爾等拔千百人中爲進士又拔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

微其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爾等勉之朕不任爾等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各食其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得於已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負朕期待之意上時時召試之嘗試天馬歌棨嘗上前援筆立就上嘆佳獨賜之寶帶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朋應制賦詩上與諸侍臣論文士則問得如曾棨否同邑有坐姦黨事辭及棨上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棨又嘗因醉遺火延及禁垣上

置勿問潸陞侍讀學士與重修真帝實錄成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學士宣德改元與修兩朝實錄成賜金織襲衣白金文綺進詹事府少詹事日直文淵閣緣歷三朝再忝丗巡典兩京文衡三考會試爲文章下筆萬言手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也常有餘草書雄放自解胡後獨步當世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清灑落能飲酒百杯不醉歲時上每出大內上尊賜之一日趨朝以咳嗽遽引退上遙見之詔免朝參及病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顧曰官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

爲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
丘卒贈禮部侍郎謚襄敏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也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弘治三年改南京戶科疏薦張元
禎吳寬李東陽王鏊爲日講官月令更直以俟召問講
書宜用大學衍義凡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科道官隨入
駁正六年冢宰王恕以讒言求去疏請留之言朝廷之
上公卿之中不可一日無王恕也不聽尋內艱起改刑
科請以薛瑄從祀及取讀書錄貯國學以教諸生刊布

天下古今行之已久既論宋儒周程張朱之位宜居漢唐諸儒之上闕里宜詔因廟宇重新更立木主以表教及改大成二字僭喻之語於謚法不合陞南京光祿寺少卿入賀千秋節上言皇太子講讀須先大學次論孟而後及中庸尚書偶對作文非帝王之學其於格致誠正之功有妨乞於翰林官俻選其年齒最少性行端謹者一二人日與皇太子遊處為傳德保身之助轉南京太僕少卿外艱起南京右通政陞順天府尹晝太極圖府庠北壁著太極圖記以迪諸生陞南京禮部右侍

朝世宗入繼大統陞南京禮部尚書進大學衍義節畧
上褒答之是歲遂乞致仕詔有司月米三石役夫四人
諭之曰卿歸其順神保和以茂膺壽考著書樂道以潤
色太平燕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蒲田林希元
曰方震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
漢唐平生不作無益詩文不見異端書所著述頗多纂
輯宋儒書凡十餘種有皇明名臣名臣言行錄理學名
臣錄王陽明稱其爲君子有用之學云卒贈太子少保
謚文恪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也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玘讀書目數行下文奇崛不落時士口屢試于鄉竟無有識之者以入粟升入胄監丘瓊山爲祭酒南士不聽北晉玘固請瓊山斥之曰若能識幾字而崛強乃爾耶玘昂首大聲對曰惟中秘未嘗讀耳瀋留之心識之矣已試之六館士無有如玘者嘆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誠有司之過也而是科遂以順天連捷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一年中官李廣死有司請上出廣納賄簿按名鞫治玘言諸所賄廣有名字廉恥已掃地矣固不可不

治然又不可峻治盖其間有君部侍之尊有專將帥之寄一旦指其名而暴之恐啓外夷輕中國之心又人情窘急必于貴戚近侍鑽刺乞哀是減一李廣又生數李廣也况科道容有捕風捉影之疑陛下當存投鼠忌器之意臣願陛下曲全大體免其指名降旨密諭使自引疾求退或以他事黜其尤甚者陽若不知陰寔加譴庰潛消已成之黨永絕未起之禍安反側子之心作敢言者之氣時有預名卿佐以昏夜乞哀壽寧侯不期而會者十三人故現言及之上遂寢不治十八年秋滿陞侍

謂武宗嗣位出爲留都卿寺歷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
六年疏請早建儲貳以繫人心絕窺覦言臣之見左右
大臣所共知也百司庶尹言官所共知也閭閻小人外
至荒服夷狄所共知也或畏死而不敢言或以非其職
而不得以言或卑且遠而不獲以言或懷祿保位而不
肯以言其或乘隙而姦以媒非常之富貴而幸人之不
言爲己地者焉斯亦可爲寒心也哉何也陛下受太祖
太宗列聖之付託以天下六年有許于茲矣而地久天
長萬壽無疆固將自今始也然亦必如祖宗有所付託

如陛下陛下乃無負祖宗所付託也不知陛下今之將所付託者何在耶前日逆璟之謀逐榮王借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助陛下諍留榮王張綵雖狡急於助逆彼知有天潢血屬之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之在肘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啓聖衷卒殲賊之瑾賊之後可保決無瑾乎若綵則今班行中未必無綵也何以別之凡以公呼瑾者起此輩保能不以事瑾者事之乎綵獨惡著而先發焉耳賴列聖神靈俾瑾綵識慮膚淺其迹易見萬一有操莽者出於其間不知何以處之伏

望陛下爭堅宸斷爲宗社之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以絕奸雄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名義斯萬世之長策也臣言至此惟知宗社不恤其他故不諱不諱故傷觸權姦雖陷致罪辟以至於死臣亦甘心分內事也疏上踰年未得旨意現復上言曰方今大盜並興遍布天下連城數十所過如洗運河兩岸焚劫殆空前日綁殺方面明日射死將官近於楊村剖剝參將王梟夫楊村去京城幾何而眼空如此臣謂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忽又傳報湖廣流賊執

殺右副都御史馬炳然矣臣以爲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命征剿之官不過遇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侯駙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朝廷威令哉而朝廷左右尚爲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亦在賊必殺之中揣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也亦痛乎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已至此也或至擁如盆子者一二人焉馳騖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益見逗遛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二三大

宵雖欲竊假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未可也而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爲講武之衆寧有暇哉臣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伏望陛下幹乾轉坤少垂覽立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酌古准今隨事擬理假代九廟之勤禋託兩宮之奉侍體祖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穆之序而無即真尊候椒房之芳快覲前星之輝納衆庶於不識不知之天褫姦雄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即誅死猶生之年亦甚樂也是時李東陽在首

撥與諸權姦並處不能去且日調護善類現東陽順天所取士也於是爲奏記曰生遙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

罪生亦共心焉生者誠積直有日矣鍼械不能狂悖千冒之至東陽得書涕下尋以秩滿請老歸田守濠甚重之致百金爲壽竄避山中去家人莫知其處君常仕重其文一字不苟迥有撰作常棲跡於喬樹之巔覃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竊聽之容色黯然枯稿有死人氣都少卿穆乞銘其父蔡文成請少卿曰君爲此銘聯去四五度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莊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武宗朝諸中貴用事廷相每以持

正爲所構謫判亳州稍遷爲令召還爲御史出按陜西鎭守廖鵬素不法痛繩之視學北畿兩中貴有所關請焚其書不應諸用事者復共構之逮下制獄謫贛榆丞遷寧國令松江丞進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廷相素以文學見稱於時以故督學之選屢推重之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廷相以爲南京外守備祖宗朝公侯伯皆得推用非必曰戚畹公而後授之今且任之以終其身非制也請自今

並同文武官例推任或以三年五年任滿更代如使事權偏重於一人威劫久行於有素將有如漢之郡將坐失荊吳唐之留後竟成方鎮非善後之策也上從之三年召爲左都御史疏陳考察御史條例六事言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御史要在除奸革弊激濁揚清闡幽勿使有莫訴之寃衆幼毋令有可漏之網按部宜從簡靜省騎從止迎送属吏毋令越境參隨其於撫臣毋論僉副必側坐後班毋得仍前不遜致有猜嫌務在和衷相與共襄王事上嘉與頒示諸御史令守爲故籍焉已用

給事中曾忭言改兵部尚書提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
廷相疏論在營三事言卒必精健而後兵可強故論選
軍馬必驍壯而後戰可力故論惜馬兵強馬力使不置
之以操練之法則武藝不閑戰鬭有怯亦不堪於用矣
故論訓練乞勑部議　　勿忌
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
　要於武備修舉足為國家經久之畫而後可上
嘗語輔臣曰六部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要因遂評
隲諸臣首稱之曰王廷相賢其受知若此十八年雷

震奉先殿 上祭告修省廷相上疏自陳曰記曰大臣法
小臣廉古之士風如此天下烏乎不治社稷烏乎不安
臣觀今日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廉靜之節盡喪貪汙之
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爲營利之計滋新可以點火
付皆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乎昔在先朝豈
無賄者愧及百金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千數或及
萬數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賍其跡猶畏人知今也
張膽明目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而
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觀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

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不惟利是趨矣大小效尤內外交征由今之道不變其俗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削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蠹乎且古之君子難進而易退寧守己以俟時毋寧速化以失己寧遁世不見知而不悔毋寧熱中阿附䝉道以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素有所養而然爾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濟世務小則可以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豈不有益於國臣觀今日士大夫恬退者衆嗤其拙奔競者咸嘉

其能要路權門終日干至夤緣一官有缺則必數人爭競而廉恥掃地矣夫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之類也奔競者進則恬靜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廷之上無君子矣無君子則法紀何由而清紀綱何由而正姦宄何由而除其爲世道不祥莫大焉臣爲給御史職在糾劾百僚振肅風紀旣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絶風清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論列悠悠坐視日惟慨嘆臣之不職在廷之臣莫有踰者且夫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忠臣下獄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應甚著

況賢否顛置害及地方上下和氣以召天變實臣奉職
無狀致之矣乞賜罷黜以儆有位則修省以實而災變
可弭也不允廷相以內臺兼京營且及三考初加太子
少保再加太子太保上出內府玉帶及廐馬賜之廷相
立朝忠直不欺奉公從正雖有見利害無能動搖之者
或譏之曰公疾行無從步從枉無和背廷相答之曰此
誠有之嘗觀今世士大夫以乖猾為上謀以和同為善處
避事推委將朝廷事悠悠坐視卒成廢閣與夫食君之
祿僭君之爵而媮媿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為身謀斯人

也平生切齒痛心以爲鑒戒遇事之當爲弊之當去即
毅然勇往志决必行是以有急迫而無和緩有疾趍而
無從容善步和音同知不能矣既而上以科臣所論郭
勛不法事下院勘廷相與勛素營共事稍延之月餘未
覆上怒罷免[illegible]若閒田則宮若述日當家藏有十八種
內難時若有議禮備參今士大夫避用之議禮則延相
有與張都諫元傑門下求其議大禮之教僕不敢放言
但禮云適子不從[illegible]子不從大宗不得奪小宗今然乎
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

天子之父而曰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天下之尊寔欲使其親絕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者處其父毋將且為之乎僕意諸君子與吾執事決不肯為矣此于治禮所傷不細蓋既以變禮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此為迥抄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世之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深以此義奏耶是時朝臣共狃於相國之議元傑為吉官故廷相特申其說他日嘗曰迂儒強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

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矣曰儒者貴識義理貴識治要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倫不斁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幾不迷蓋有慨乎其言之也卒贈少保諡莊敏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凫安陽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宦瑾專權卿佐皆伏謁臨銑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他日諸史官旅見又多長揖瑾益怒詈張綵曰翰林自尚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瑾意不能釋銑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作興

抑之不可孝宗實錄成瑾借以出練政事改銑南京稽勲王事銑益喜留都多名上日相集講評經史部有一二陋政沿為例銑革之主者丐於尚書尚書止之曰子謫仙也無用為此銑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瑾誅召還翰林時上不親政多任諸權政有事廢弛宰相不能自持銑發之上李東陽書曰翰林忠臣者遠不明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欲銑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令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後代疲而勞未已實數而功不

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害官肆貪戶法廢事取具而實亡雖然此見事也惟執事可告之也而所以拯救之者端係于一二帷幄之臣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備得若酌用之毋以科目舉其進毋以滑儒溷其真毋以儱率棄其真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為使部薦其監臨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屏恥表飾嚴其進殺其僞不惟得真材亦可以正士習矣周上需緊民心財也今內廷之泰宰

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撥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則財始于日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儀廩價廢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禦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鎭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衆治戎者以紈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使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泰晉兩鎭地險人

勇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泰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偫可憑藉令議者日士兵務於避兵未知討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繫也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元年召修武宗實錄充日講明年陞南京國子祭酒大禮議起抗疏忤上自分必被逮備𥘵其官喜曰天恩蕩蕩得見老父幸矣既歸杜門著書非用世之學不談非翼經之文不閱教人讀書日讀經見諸行事因事

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日誦六經不力行得其字耳家居十六年皇太子出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夏貴溪嘗慕之特過銑談夜午忘歸贈之句曰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未幾擢南京禮部侍郎以疾請致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敏銑爲人端嚴伉爽言動有矩時稱一代鉅儒博古好學爲文沉精研思奇嶠簡勁讀者或不能句以是頗不見悅於俗而一時朝野諸名士咸推奉爲名言所著述

有松窓藉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士聶讀易餘言序

說考文苑春秋諸書

鄭曉字窒甫海鹽人也小名阿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蹻捷自喜八九歲時叐月猶被褻襖逐群兒墫墫循漫塹補蚌也里中王生見之謂曉父曰阿文昂藾豐頤蒼顏戲日相當貴柰何不令學哉父應王生曰吾父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即碌碌不自拔吾父子拙授里中弟子凡數百輩若凡幾讀書只若又以苦之子耶久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

解於是授之經傳不半載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益傳以諸經子史且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誡之曰如此則君子如彼爲小人苟其學如此其人如彼即富貴無爲也曉謹受教嘉靖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曉則就其職掌盡搜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芻餉强弱之數詳爲攷覈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丁何内艱服除起補武選又丁外艱家食八年爲起吏部考功主事繼轉文選郎中相嵩子世蕃用治中求爲尚寶丞曉不肯嵩有客頴詔縣和州判官陷世

番且晉尚寶少卿曉久之乃陞太僕丞又廻翔南都卿
寺後十年召入為刑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兼僉都御史
出撫鳳陽時有徽人王直導倭入寇江北震動曉因上
言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無資
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為之嚮導若不資圖區處必為腹
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妙[illegible]查舉與以義
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
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則皆上
漸受條籠不惟中國之人不為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

于其間即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禽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已轉吏左出南京吏部尚書上曰鄭曉宜任煩劇南中今王用賓就彼養痾可也乃以用賓代還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已進刑部尚書是時分宜當國有數大獄曉多與忤法宜於寬假皆則欲殺之法在所不赦者分宜則欲宥之彼此互折成隙刑部故與錦衣獄相逼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悉

曉疏論奏之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宜自通政司告送刑部問理大理寺評允諸司毋得妄以意見出入所倒法令致奸頑肆於詐害良善苦於紛拏上允之御史鄭存仁既曉敷陳撤附下廷臣會議曉素嫺於職掌既述故事辯之甚悉時會議未覆分宜竟排于上以其隱也罷免之曉既家居與子履淳各一書室相對朝夕探討經史忽有所得即呼其子語之父子自相師友曉將頂篤壽同履淳舉進士時過門墻請論曉益自喜生平著述有古言今言吾學編履淳敘曰古之作者必雄傑不羈

之才胃中本有全書而弗得試乃著述以自見丘明司
馬皆才兼文武人豪也彼其所蘊如日月有明雲霧終
掩江河有性土可終湮不宣於此則呈於彼不霖雨乎
當時即山斗乎來世天之所賦非偶然豈但岷焉耳巳
先君幼學即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必可裨用少壯入
仕益講我典常所彼文憲日日見聞咸類紀之博古則
約其精微今則核其備人文淵藪囿是著幽艱埒班揚
風凌屈賈仰之驚其多聞何便便有條也稱未竟嘉靖
丙辰太宰古冲李公爲趙文華訐奏論死公翁震懼曰古

以言殺身況成書乎悉畀火孤固請秘之弗得遂竊小
稍藏之述古獨餘古言蓋千百之一今言存失相等逮
歲壬戌孤請告歸始以殘帙白翁成志喟然嘆曰嗟夫
此稿尚有存乎予行藏懿業盡於此而所存僅此乎遂
畀以今書倫次補輯綜舉天將絕人先君口相讚受舉
多代筆又三年翁遽長逝嗚呼痛何如哉胡天不使此
書盡試諸用而徒留此空言欲以何明也翁蘊全才而
不大任亦云爲兆裘儲聯孤石變國衛身艱險歷備勁節
雖完精力竭矣玄珠寂寞白璧幽淪光在山川天其卑

遏是迺旁觀宇內違禋初服惜繁華之易零念弘圖於
不朽盤桓憤激委約飛文竊職掌於史官謹權衡於獨
斷危詞隱義遠略壯猷觀是書可知是人契是心殆有
周駕八荒彌綸千古之致豈徒一世士區區文藝名也
噫邈此生民以來凡彼匡質金相英髦秀達道亞生知
時不我與湮滅無聞安可勝悼夫太上以德鮮矣流形
大塊而一無可傳非夫也可傳在我而其存與熄則命
也黃粱得喪青史是非聖人復起賢愚有定豈其幸與
不幸果可誣欺與故曰其位可卑其身可死其言在

與天地相終始貧富貴賤壽夭同之然蔡柳奇葩名常
奕實機雲高譽知不逮言亦或文以人傳人由文顯蕭
茲無愧允爾才難若先君所不能全殆惟壽耳使無是
書果將同凋草木矣乎抑嘗刪作易之有憂患王通以
爲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深知易以動而不時則[illegible]
於行藏比而入於變時而形動則泥類於匏瓜節而至
於屯潛躍有具用舍惟時厥亡悔吝而周公孔子之教
此其最要先君率爾成書豈希贊易之心乎終焉憂患
未釋而腹書以沒丘園信乎命實爲之雖聖哲無如之

何宜昔人之桀驁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去我英雄
遺編故屋承頫寤寐猶恍傳心音容杳冥誰能不隱雖
遘仍樂會有子期撫卷徘徊風雲蕭瑟向之七畧成於
歆先君精忠邃學無愧於何惜子非劉歆殘缺莫補條
具如左參詳潤色尚俟後之君子云

維皇開泰新制正統親賢和衆萬國以寧聖子神孫與
治同興昭哉祖武萬世允紀作大政記第一

江方肇基擬國上游龍飛北闕鶴返冊丘漢文天授少
帝何尤慨彼黍離爰詩乾侯作遜國記第二

褒爾既睦周作方來宣之不費貴之無衍勢以時異恩

以禮裁均莫磐石藩翰九垓作同姓諸王表第二

永清九有寔賴虎臣報功崇德分茅剖麟德薄位尊或

覆厥身韓彭絳灌全毁由人作異姓王侯表第四

三公論道致主調元秩有等殺職共斯言爰立無方考

愼台垣一人進退治忽攸係作閣臣表第五

巍乎冢宰百官之表參以在進賢決彼群小告台乃邑休

皎皦吏治澄清兆民斯擾作典銓表第六

無競維人萬方之望克展其猷知恤在上猗我多賢爲

周乎倡爰條晁董以俟魏相作名臣記第七
成仁取義人臣之信寧爲桀犬不事堯舜心恊三仁黨
凌八俊立懦廢頑名教丕振作遜國臣記第八
星象考驗代有程章玄機杳默固臾梓萇無災可懼有
災亦昌誠身省躬實應之常作天文述第九
天子無外莫不尊親庶土非寶寶在裕民聚人以財守
財以人得彼磽土恆因咸賦作地理述第十
舜嚴降格說飛弗欽神無私享明德惟馨敦此仁孝率
義推心必躬必敬昭格咸臨作二禮述第十一

代天工惟民之極厥制曲防綱維以則擇人乃昌撰
官斯咸敬事君子慎思厥職作百官述第十二
要荒服旻番鎮承用炎風朔雪孰匪受球總攬乾綱余
宋長猷王者不治亦曰懷柔作四夷考第十三
北門勁旅如纖接壤人由我盈地由我廣茲備將來盍
懲既往鑽鑰得司不貢而攘作北虜考第十四
右凡十有四篇爲卷六十九曉卒後淳始爲之敘云爾
隆慶改元後淳徼恩褒恤贈太子少保蔭一子謚端簡
時後淳爲尚寶司丞其論時政疏曰伏惟時方多故萬

姓爰俗頃年以來上持議論嚚煩終乏及民之澤下實窮愁局蹐略無樂生之心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華鼓一開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析而四顧無烟荊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狠馮依而嘯聚相扇浙右閩廣財貨之藪也仰勞費劇而姦宄未戢宗藩之坐窮無聊中澤之哀鳴尤慘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陵夷卒伍驕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於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天心人事種種可駭臣等當慟哭流涕於陛前皇上應臥薪嘗膽於

胥附也若不及今定鼎冢桑土之謀切虞廷因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貽他人矣而今之最急孰如用賢乎諸葛亮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陛下御極以來諒陰恭默已三期矣寧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書思慮豫防之策乎竊慮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遞[illegible]珥之規闕召拂問冊之義日親絕嗜咨之益便殿邇晉接之期回話屢懲趨普奚從補牘內批徑出蘇轍何

自封還善類既失於振揚閹豎陰啓乎奄寺言涉宮府
撇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始也董牛嬴豕之圖不
豫他日城狐社鼠之計莫施逮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
風行勢恊黨積權移命使台輔具員六卿拱手元良悃
悔於孤立百職斷於內介命寄繼未水月已幾望前車
不遠怨豈在明進衆洶洶皆謂拼小侮常明良諫則未
有若是可獲永安者也伏願蚤奮英斷之剛以決大計
勿爲小故之所淆弘昭將哲之明以任君子勿爲儉眠
之所惑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思栽培傾覆之命爲斷

謂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岩險之情爲可畏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蠻夷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以建法家拂士省納殷士儋翁大立等疏以求輭議訏謨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親授絲綸都俞一堂乃成朝著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同天開泰計無踰此不然而或仍彼故習則雖日夔伊傅接踵都門晁董公孫呂言盈耳何補於國是之萬一且三年無及于耆艾幾事一去

不可爲矣愚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忻際清時適見邪正相持賢人掣肘太平未兆感憤激衷冒犯天威觸怒權倖自知邦宥伏祈聖明垂鑒疏入廷杖一百罷爲民神宗嗣位乃復其官晉光祿少卿卒准詹事府主簿曉同時有雷禮者字必進豐城人也嘉靖十一年進士好學洽聞初在銓司與曉同官多暇輒以彼此所撰述相質正時人爲之語曰雷禮博古鄭曉通今所著有皇明大政紀內閣行實列卿實紀等書行世官至少傅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卒贈太保